

《边城》与《城堡》文本含混性对比研究

高 建 惠*

<目次>

- | | |
|----------------|--------------|
| I. 阐释与过度阐释 | 3. 时间结构的内化 |
| II. 文本的含混与阅读空白 | III. 文本意义的呈现 |
| 1. 意象的模糊化 | IV. 小结 |
| 2. 人物的去个性化 | |

I. 阐释与过度阐释

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志之一就是多解性，其内在结构和意义呈现都具有一定的张力，为读者在多个角度、多个维度提供解读、阐释的可能性，这是优秀文学作品的价值和魅力所在，也是文学批评和阐释的意义所在。然而阐释如果过度的话，就会陷入过度阐释的偏误，使得审美偏离文本，把作品变成传达某种意识观念的“传声筒”，作品和文学批评的价值也会降低。具有多解性，又被阐释与“过度阐释”的代表性作品中，卡夫卡的《城堡》与沈从文的《边城》都可以算在其中。

《城堡》这部作品成书于1926年，是卡夫卡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卡夫卡所有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所谓“卡夫卡式”文学在《城堡》中达到了一个高峰。¹⁾与卡夫卡的其它小说一样，《城堡》是一部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大

* 水原大学 中文系 副教授

1) 吴晓东, <作为预言书的《城堡》>, 《语文建设》第5期, 2009年, 58页。

相径庭的作品，从整体上看像一个迷宫，神学研究者、存在主义者、社会学家、实证主义者等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读。²⁾在这些解读下《城堡》文本被各种意识形态无限制的置换着，变成了神话、自传、心理学样本、社会批判小说等等。对此苏珊·桑塔格、罗伯·格里耶、让·博德里亚等提出了“反对阐释”的观点，认为“现代风格的阐释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它在文本‘后面’挖掘，以发现作为真实文本的潜文本。”³⁾这种方式的阐释暴露出阐释者对作品的不满，希望以别的东西取代它，而这还不是终点，因为“这种过分强调内容的批评方法带来了一个后果，即对阐释的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投入。”⁴⁾由此，他们提出回到作品本身，用感受力重估艺术，通过审美进入作品的通路。⁵⁾《城堡》从艺术形式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文本自身呈现出来的含混，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模糊的审美阅读感受，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也在这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同样以“城”作为主题意象，在表现手法上也表现出模糊和含混性的作品是沈从文的《边城》。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暂时还没有把《边城》和《城堡》联系起来进行对比的研究，大部分比较研究的目标都放在了《城堡》与钱锺书先生的《围城》上，⁶⁾本文将从《边城》与《城堡》的艺术相似性角度进行考察，希望考察的结果对理解《边城》这部作品的现代性，以及对综合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关系等问题，能有一些启发和帮助。

2) 参见吴晓东，〈作为预言书的《城堡》〉，《语文建设》第5期，2009年；谢莹莹，〈Kafkaesque——卡夫卡的作品与现实〉，《外国文学》第1期，1996年；曾艳兵，〈卡夫卡研究述评〉，《外国语言文学》第4期，2005年。

3) (美)苏珊·桑塔格(程巍译)，《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8页。

4) 同上，第6页。

5) 王新蕾，〈论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以卡夫卡《城堡》为例〉，《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年，167-168页。

6) 如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周春阳，〈《围城》与《城堡》写作特点的对比分析〉；《河北大学学报》，王艳玲，〈钱锺书与卡夫卡的精神对话〉；《文艺研究》，曾艳兵、陈秋红，〈钱锺书《围城》与卡夫卡《城堡》之比较〉；《新乡教育学院学报》，苏晓哲，〈卡夫卡《城堡》与钱锺书《围城》之比较〉；郑秀芬，〈《围城》与《城堡》〉的比较研究等。

II. 文本的含混化与阅读空白

1. 意象的模糊化

从意象的角度来看,《边城》和《城堡》两部作品最重要的主题意象就是“城”。对于最能揭示作品主题的这个意象。两部作品不约而同采取了模糊化的处理手法,使文本意义变得含混不清。从文本阅读来看,造成含混的原因在于城意象的悖论性内涵,它是一个理想与障碍兼存的悖论性意象。同时,从与人的关系上来看,这一意象有疏离含义,在审美情绪上表现出孤独的内涵。

1) “城”的模糊

沈从文的作品以“边城”为标题,人物也以城为活动背景,说明了这一意象对理解本文的重要性。那么《边城》中的“城”是怎样的呢?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⁷⁾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城的位置似乎很详细具体,但仔细分析就发现这是一个模糊化的处理,“茶峒”在四川和湖南交界的地方,属于四川还是湖南不可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个被边缘化了,处于虚实之间的地域。这个被边缘化、模糊化处理的环境背景让读者的“阅读期待”一开始就从实向虚转换,引发读者对人物和情节之外的悲剧内容进一步思考。作品给读者留下的

7)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207页。

最大“空白”就是对于悲剧的认识，关于《边城》悲剧的原因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性格悲剧、社会悲剧、民族悲剧到神话原型批评、精神分析学等等，各种解释不一而足。⁸⁾张娅在《〈边城〉：和谐音符中的不和谐》中指出，“《边城》文本其实也充满了不和谐，造成了一出又一出的悲剧，但正是这种不和谐音符使作品的意韵才更丰富。”⁹⁾这些“不和谐”表现为人物飘忽不定，无法把握的命运和种种不确定性，使茶峒这座边城的意象更加模糊不清，有一种不可测的神秘意味，这与《城堡》中“城”意象相似。

卡夫卡的作品以《城堡》作为标题，“城”的意象相对于《边城》更加模糊，具有不确定性。《城堡》的“城”跟“茶峒”一样是一座山城，但无名也无美景，

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骑士城堡，也不是一座新式的豪华建筑，而是一座宽阔的宫苑，其中两层楼房为数不多，倒是有许多鳞次栉比的低矮建筑；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是一座城堡，那么可能会以为它不过是一个小城镇。但是愈走近城堡，他就愈觉失望，那的确不过是一个相当寒酸的、看去全是一色普通村舍得小城镇，只有一个优点，就是或许所有的房子全是石结构的；但是墙上的灰泥早已掉光，砌墙的石块看来也开始剥落了。¹⁰⁾

“城”在《城堡》中完全失去了真实的确定的意义，它不仅破旧寒酸，而且无法定位，成为一种概念性的存在。这一概念性的存在又与“朦胧”、“幽暗”、“雾色”、“虚无缥缈”等不确定性的所指关联起来，意象内涵显得更加模糊和含混。¹¹⁾除了城的外在形象给人模糊不清的感觉，城中的官僚权力机构也

8) 程莹，〈近五年沈从文《边城》研究综述〉，《安徽文学》第八期，2007年，7-8页。

9) 张娅，〈《边城》：和谐音符中的不和谐〉，《西昌学院学报》第17卷第4期，2005年12月。

10) (奥)弗兰茨·卡夫卡(叶廷芳译)，《卡夫卡全集·城堡》，河北教育出版社，10页。

11) 同上，13页。“朦胧的雾色和幽暗的夜色互相交织，笼罩着城堡所处的山坡；从山下向上望去，丝毫看不见可显示城堡存在的一缕亮光。K站在一座通往村庄大路的木桥上，仰望着空中一片虚无飘渺的幻景。”

是模糊不清的。官员们只在晚上才出来办公，没有人知道他们确切的面貌，甚至干脆都没有自己的面孔。弗丽达曾经是城堡的重要官员克拉姆的情妇，然而当K与弗丽达一接触，弗丽达对城堡的记忆就变得含混不清，过去的一切似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巴纳巴斯的姐姐对K说他是城堡的信使，而且他也真的有城堡当局带给K的信，然而当K追问时，巴纳巴斯又含糊不清、似是而非地支吾起来，对城堡里的一切都说不清楚，不能肯定他是否真的到过城堡。更为神秘的是克拉姆，他如幽灵一般在村里厮混，却又毫无踪迹，每个人都崇拜他，却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他，关于他的一切都是道听途说，对这些虚无缥缈的道听途说人们还坚信不疑。如此以来，城由里到外都是模糊不清的，这进一步加深了“城”意象的含混性，和“边城”一样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作为文本含混性的来源，为读者提供了多种解读的空间。

2) “城”的孤立与隔绝

“城”在两部作品中表现为不可把握，模糊含混的意象。在人与“城”的关系上，这种含混性表现出人与人关系的疏离和孤独感，读者在人物身上都不约而同地体会出孤独的审美情绪。

《边城》中主人公翠翠和爷爷虽然说属于茶峒人，但从和茶峒这座“城”的关系来看，他们是被隔离在茶峒之外的茶峒人。翠翠和爷爷并不住在城内，他们与“城”的关系是疏离的，这种疏离关系造成了人物的孤独感。“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一些。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寂静了。”(《边城》210页)山林如此之静，虽然可以听到爷爷高兴时的歌声，但这歌声反而更衬托了爷爷的孤独。翠翠也是孤独的，她“独自低低的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边城》210页)翠翠的孤独在爷爷去世之前的大雷雨之夜达到了顶峰，大雷雨之后发了一场洪水，与《圣经》中的世界经过了一场暴雨洪水的洗礼一样，茶峒也经了一场大洪水，人和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老死去了，二老离家出走，翠翠唯一的依靠——

老船夫也死去了。洪水是灾难的表现，《边城》中茶峒所经历了一系列灾难，开始陷入混乱之中。从阅读心理上来说，山水、寂静、雷雨、洪水这些环境上的不确定因素造成的人物对未来的不安和惶恐，悲剧气氛加强。

《城堡》中的“城”同样疏离于人之外，甚至完全成为了不可理喻、不可捉摸的“异己”对象物。《边城》中翠翠和爷爷以一条渡船与茶峒相连，渡口的小溪就是进城的通道，而《城堡》中的K找不到任何进城的途径。主人公K越想走进它，城堡就越难以接近，永远与K背道而驰。

有一次K较为真切地看到了不远处山岗上的城堡，于是他选择了一条路走去：但是这条路实在很长，因为他所走的这条路，也就是乡村主要大街，并不直接通向城堡山坡，只是靠近那儿；随后这条路转了个方向，虽然没有离开城堡方向，可是也没有更靠近城堡。每次转弯，K都期望，这条道肯定会转向城堡的，也就因为这种指望，他才不断地向前走；尽管他已经筋疲力尽，但他决不放弃走这条道；再说这条乡间道路那么长，使他直感到惊叹不已，仿佛没有尽头……¹²⁾

他走了很久很久，却仍然没有使他与城堡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一些，城堡似乎依然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最后他才发现，他的一切努力都只是徒劳，他只是在迷宫一般的村子的道路上转来转去而已，就如同走进了一个封闭的环，每一次的出发最后又都回到了起点。K不肯放弃寻找和努力，被其他人孤立了起来，在阅读情绪上同样是孤独不安的。对村民而言，K是一个外来世界的闯入者。从最初K进入村子开始，他们便对K保持着警惕和冷漠的心态，一心想要将他赶出村子。“城堡”成为隔离K和村里人的无形的“异己”力量，在异己力量面前，K更加孤独无助。

进城的努力——被城所隔离——无法进城——孤独……这一相似的行为和心理模式在《边城》和《城堡》中不断循环，我们无法判断最后的结果，但主人公显然都没有放弃努力。明知没有结果却不肯放弃，这种所谓“西西弗斯

12) (奥)弗兰茨·卡夫卡(叶廷芳译)，《卡夫卡全集·城堡》，河北教育出版社，13页。

式"徒劳的悲剧审美情绪, 同时在两部作品中被传达出来。

2. 人物的去个性化

《边城》和《城堡》从人物来看,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共性化, 或者说同化、相似化。《边城》中人物虽然姓名各不相同, 甚至身份地位都不相同, 但这些人物的经历上却大部分相似, 从个性上来说呈现模糊性。表现相似性的手法都是重复——外貌、身份、性格、命运的重复表现, 使读者对人物形象产生模糊的混同感, 这种人物形象的趋同加深了作品的多解性。

1) 边城中人物的相似和重复

《边城》中人物的身份都有模糊的色彩。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身份无法确定的人物, 翠翠的妈妈同茶峒屯防军人秘密地发生了暧昧关系, 生下了翠翠。翠翠的父亲这个军人, 是一个“外乡人”的形象, 从何而来到茶峒不得而知, 之后又服毒自尽, 身份无可查证。翠翠因这个身份无法确定的父亲, 自然而有了半个外乡人的身份, 所以身份也具有了不确定性。翠翠的爷爷, 据杨马兵说跟他一样是个军人, 而且“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个小溪边, 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 爷爷是从何而来的, 是不是本地人, 为什么做起了摆渡的生计, 均一无所知, 所以, 爷爷的身份也有不确定性的意义。追求翠翠的大老和二老, 都是本地人, 父亲顺顺即为本地人, 但父亲顺顺是与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的小寡妇结的婚, 小寡妇的身份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人物, 大老和二老的身份也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的迷雾。

这些“来历”模糊的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相似性, 命运也是重复的, 使得作品进入一种有逻辑的混乱状态, 解读的困惑就在这里。从女性人物系列来看, 翠翠从外貌到性格都像极了妈妈, 老船夫也隐隐地感到, 翠翠的命运也像极了她的母亲。翠翠是母亲的重复, 翠翠的命运与母亲相似。老船夫每次给翠翠讲妈妈的故事, 都让读者对翠翠妈妈与翠翠的命运产生混同。翠翠母亲有两个追求者, 杨马兵和翠翠的爸爸, 翠翠妈妈要在爱情和婚姻中做一个

选择，最终她选择了爱情，这个结果让翠翠的爸爸负罪而死。翠翠也同样陷入爱情和婚姻的二难选择之中，翠翠对爱情的选择，结果让大老因爱而死。二者经历是相同的。在翠翠妈妈和翠翠这条爱情的明线之外，处于隐线中小寡妇也是翠翠母亲和翠翠的重复，她与前夫和顺顺这样两个男人有关联，小寡妇男人之一的前夫也与死亡相关。女人们的命运都如此相似，男人也同样如此。老船夫、杨马兵、翠翠爷爷、顺顺都是军人出身。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的命运是追求翠翠妈妈两个男人命运的重复，同时也是顺顺自己命运的重演。如此以来，我们几乎分不清翠翠、翠翠妈妈、小寡妇，分不清大老二老、翠翠爸爸杨马兵，还有顺顺和小寡妇死去的丈夫。陷入了人物的“迷宫”之中。

除了人物外貌、命运相似，人物的性格也基本相似，这些性格被同化的人物在沈从文笔下变成了人性善这个概念的符号，因为作品里所有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性格标签——善。《边城》是找不到一个“恶人”，无一例外，所有出场人物都是“好人”。他们相互尊重，互帮互助，酒家屠户、往来渡客乐善好施，处处都能使人感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性之美。老船夫古道热肠，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一种男性的坚忍，凡百委屈莫不可以包含，凡百苦难莫不可以忍受，凡百罪恶莫不可以容忍”。¹³⁾船总顺顺敬老恤贫，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知情晓义，他们虽出生豪门，却没有富人子弟的自私与傲慢，在他们的心中爱与世俗的钱财、门第观念毫不相干。当天保大老发现翠翠爱的是傩送二老后，能忍痛割爱，成人之美；二老在爱情面前愿意与哥哥平等竞争。而翠翠的爱更是透明纯净，没有一丝杂质，当她从心底爱上傩送二老后，就矢志不移，对二老的爱恋是那样的执着。老船夫死后，接替他的杨马兵完全变成了第二个老船夫，跟老船夫一样常常对翠翠讲她父母的故事，对翠翠体贴温柔、无微不至。翠翠是杨马兵情敌生下的女儿，杨马兵对她却无一丝怨恨，用自己的包容和牺牲成全翠翠母女两个人的幸福。这是一个理想的“伊甸园”，在这个“伊甸园”中所有人物都被重复和模糊到了男人和女人两个“人”身

13) 汪伟，〈读《边城》〉，《北平晨报》，1934年6月7日。王学富，〈论沈从文两大文学主题中的基督教因素〉，《金陵神学志》第12期，1994年再引。

上,这两个“人”又被统合到了善良的“好人”这一个概念之上。关于人性的探究也是沈从文留给读者的谜语之一。

2) 《城堡》中人物的相似和混同

《边城》中人物出身、经历、性格、外貌,甚至命运都出现了相似性,人物的相似表现在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时间概念的重复中,可以看作作者反复手法的一个运用,后面我们会有进一步论述。《城堡》中人物也具有相似性,但不用于《边城》宏观时间流的展示,作者截取了K六天的时间经历。在这六天中,与城堡相关的人和主人公K是共时平行出现的,而不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时时间流中出现。《城堡》中平行出现的这些人物,性格无区别化,人物被最大程度的混同,让人难以分辨,对人存在状态的思考同样是《城堡》留给读者的谜语之一。

在这些相似人中,例如上文所述,城堡中的政府官员们没有自己的面孔,也没有自己的个性,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不仅官员们如此,连官员们的下属也是如此。城堡派来的K的两个助手就是这样的相似人。这两个人形影不离,互为对方的影子,服装外貌都很相似。K对他们俩不知该怎么办,一边打量、比较两个助手的脸,一边说道,

“如何把你们区分开呢?你们除了名字不一样外,其他都很相像,如同…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你们就跟一模一样的两条蛇一样。”¹⁴⁾

对K来说,他们如同一个人一样,干脆给他们俩起了一个一样的名字,吩咐他们做什么事的时候两个人要一起做。两个人也“尽职尽责”,寸步不离地跟在K身边,严密地监视K的一举一动。当两个助手跟K去见村长的时候,K又发现,村长也跟自己的助手相像,他们是老相识,脸上挂着同样的心照不宣的笑容。还有另一个为城堡工作,叫做巴纳巴斯的信差,来给K送信。K发现这个信差跟他的两个助手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外貌和行动都相似。巴纳巴斯跟两个助手一样,“身材匀称,穿着一身同样的紧身衣,行动像他们一样的

14) (奥)弗兰茨·卡夫卡(叶廷芳译),《卡夫卡全集·城堡》,河北教育出版社,21页。

灵巧、快捷。”(《城堡》25页)K跟随巴纳巴斯在雪夜里向城堡前行，本以为巴纳巴斯可以带自己进城堡，结果巴纳巴斯绕了一大圈，把K带回了家。在他家中，K发现巴纳巴斯除了跟K的两个助手像，跟他的两个妹妹奥尔珈和阿玛丽亚也很像。同时，这两个妹妹彼此之间也很像。“两个满头金发的妹妹长得挺相像，也很像巴纳巴斯，脸面粗陋，是两个高大而结实的乡村姑娘。”(《城堡》31页)阿玛丽亚因为拒绝了官员充满下流字眼的一封信而得罪了城堡，姐姐奥尔珈试图挽回影响，想在官员的跟班中找到送信的那一个，但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成功，因为跟官员们一样，这些跟班们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跟班们彼此都很像，我也没有十分把握能认出那个人。”“自从我们见过他以后，大多数跟班也都没有再见过他，有人说曾见过他，那可能是认错了人。”因为他们面孔如此一致，没有办法从这些跟班中把他区分出来。面孔一致的还有K暂住的酒店里那一群永远在围观的庄稼人，“他们身材矮小，乍一看长得都很像，扁脸，颧骨高耸，面颊却是圆圆的，他们都很安静，几乎一动不动，只用目光盯着新来的人，但也是慢悠悠的、漠不关心地望着。”(《城堡》31页)这是一群麻木无知的“群氓”，一方面他们麻木无情，另一方面他们却对“异类”的一举一动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关注K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以旁观者的身份看着他。这些整齐划一的相似人群，和城堡一样，是K所处世界的一种“异己”力量，通过他们敌视的目光可以看出，他们是站在K的对立面的。

与《边城》中都是好人并且身体健康的形象不同，《城堡》中人物都是冷漠的，而且他们的健康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人们无一例外浸透在毫无生气的空气里，他们粗鲁、不友好、环境肮脏、性格阴郁、沉默不语、冷漠麻木，身体都是软弱无力，呈现病态的。克鲁姆老爷总是昏睡不醒；拉雪橇的马夫瘸腿、驼背，身体虚弱；汉斯的母亲有病，即使怀里抱着孩子，也“像个死人似的，呆若木鸡”；酒店里的老板娘说话时要先盖好毯子；村长也患有严重的痛风不能下床；就连不受村民欢迎的阿玛丽亚一家也有重病的父母。如果《边城》中表现的是善良的人们无法预知命运的不安，这里则是一片已经看透生命的失望和无奈。如果用一场梦境来表现《边城》和《城堡》的话，

《边城》是一场得而复失的遗憾的“美梦”，《城堡》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噩梦”。

3) 重复的手法

两部作品中对于相似的人物形象都使用了重复的表现手法，特别是人物的相似性在细节重复中得到强化。如翠翠母亲和翠翠的爱情发生的场景自然风光的表现几乎相同，边城人们的生活状态，民情风俗也相同，最明显的就是翠翠爱情经历的三个端午节情事的重复，爷爷问翠翠对大老提亲意见的重复，二老多次经过翠翠家时翠翠有意躲避的重复，翠翠梦里梦到说到采到虎耳草、二老择亲过程中屡次提到渡船与碾房等细节的重复。另外一些意象，如“渡船”、“碾房”、“白塔”、“虎耳草”等的重复出现，¹⁵⁾既是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材料的重复，也有字法反复运用的重复。

《城堡》中重复手法的运用表现在人物刻画细节上。为了表现相似人的整齐划一，让相似的人物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动作表情，如酒店里的两个女仆，动作、行为举止极度一致，K和弗丽达要搬出酒店去学校住的时候，酒店里“两个女仆马上张大了她们结实的嘴巴，露出她们漂亮而整齐的牙齿，悄没声儿地笑着。”同时，她们也和庄稼人一样，紧紧盯着K看。“K抓住一个女仆的手，领着她向前走，但是他马上又放开了手，因为两个女仆以非常吃惊的目光在看着他，她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又紧紧盯着K看个不停。”(《城堡》102页)表情、动作，甚至神情、态度在眉眼动作的细节中高度一致，说是两个人，其实仅仅是数字不同而已。人物形象的个性最大限度被掩藏起来，以至于读者不得不把这些相似人看作代表某种人的符号，区分他们的名字只是一种表象而已，没有实际的意义。这些符号化的人物和《边城》中被不断重复的相似人一样，是作者留给读者阅读的空白之一。

15) 李承辉,《沈从文<边城>的写作思维分析》,《常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78页。

3. 时间结构的内化

《边城》和《城堡》两部作品在主题、意象、人物重复、相似化、模糊化等方面表现出相似性，同时，在作品的内结构——时间的表现上也有相似之处，两部作品的时间结构被模糊化了。这种模糊化不是指作品中没有时间结构，或者说时间的混淆，而是指时间由一种客观存在转变为一种主观感受，时间被主观化，相对于人物的共个性化，时间凸显出主观个性化的特点。

1) 主观时间

《边城》中时间被主观化表现在，时间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的混同，从而使三个时间维度变得难以区分。作品中过去、现在的人物外貌、身份、性格、经历都基本相同，模糊了过去和现在的时间段，如翠翠母亲的经历完全可以看成翠翠对前世的回顾，或者对未来命运的预知，而翠翠现在的经历又可以看作母亲过去的同步，或者再演。对此，汪曾琪曾这样评价《边城》：“‘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¹⁶⁾这种被模糊化了的时间观，可以看作是跳出客观时间限制之外的主观时间，或者说人物“内在意识”时间，是一种心理体验，它赋予客观时间以永恒的生命。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外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¹⁷⁾用主观的情感留下客观世界里的故事，让客观的时间在自己的意识中成为一种永恒。这种永恒的观念可以看作沈从文对本质和真实的一种认知。

16) 汪曾琪, <又读《边城》>, 《汪曾琪文集》文论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00页。

17) 沈从文,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沈从文选集》第1卷, 第162页。

《边城》中打破传统时间观念,进入主观体验时间的叙述方式在《城堡》中也有体现,不同的是,《边城》中的主观时间感受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上转换,是线性时间流的再整合,具有完整性。《城堡》中的主观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概念,是人物主观意识流的表现,是碎片化,断片化,体验性的。比如在K独自进城没有成功,被马车夫用雪橇送回来的这一个场景中就体现了这一点。

他们离客店不远时,天已经开始黑了,K十分清楚那熟悉的拐弯处,那里出奇的黑,黑得连K都感到很是惊讶,难道他跑了一整天了吗?按他的计划,总共才不过一两个小时,他一清早出去,也不想什么东西,不久前这里还是一个晴朗的天,一下子这里就变得这么黑暗。“日子过得真快,日子过得真快。”他心里默默地想着。他边想着边从雪橇上溜了下来,朝客店走去。(17页)

K对时间的主观体验与客观时间是有差异的,本来就在眼前,近在咫尺的城堡,按照K的主观感受从村子过去最多不超过一两个小时,但客观时间上K用了一天的时间都没有走进去。主观时间感受和客观时间的反差,加深了城堡的遥不可及,以及城堡意象的不可琢磨性。¹⁸⁾

时间的主观化在K在旅馆中听比尔格讲话的情景中也有所表现。比尔格一直在和K讲话,但其实他并不清醒,是在睡梦的状态中讲话,令人惊奇的是他虽然在睡梦中,语言却内容充实、逻辑清晰。K也是在睡觉状态下听着比尔格讲话,同样令人惊奇的是,他不仅都听明白了比尔格的话,竟然还很享受这种对话。

比尔格的话一字一字地撞击着他的耳鼓,但厌恶感减弱了,他感到自由自在,现在已经不是比尔格揪住他不放,现在只是他在时不时向比尔格的方向伸手摸索,惟恐失去这种享受。……K仍在睡,对四周发生的一切处于闭锁锁目的状态。¹⁹⁾

18) 高玉, <论《城堡》时间的后现代性>,《国外文学》第1期,2010年,85页。

19) (奥)弗兰茨·卡夫卡(叶廷芳译),《卡夫卡全集·城堡》,河北教育出版社,293页、

从客观物理时间上来看，人睡觉的时候主观感受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
有清醒的思维意识活动，但作者在这里插入了K的主观心理感受，听比尔格
的话，K感觉到了自由和放松，对他的厌恶感也减弱了。从读者的阅读感受来
说，因为K主观感受的流入，两人在睡梦中对话这种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变得真
实可信。从客观时间流来说，睡眠时间由于没有人的活动，这段时间是无法
表现的，但作者用人物的主观感受使得这一时间片段得以呈现，把读者带入
一种似梦似幻的环境中，梦幻与现实在这里交融混同，增加了作品的含混
性。

主观时间结构，在作品内部结构和人物的内心活动都有所表现，除此以
外，两部作品结尾的时间处理也很巧妙。《边城》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
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个结尾将时间的含混推向了高潮，是最
为读者称道，也是各种解说所关心的一处表现，翠翠的“等待”在许多研究
者那里变成了一个具有提示主题意义的重要意象。它把未来这个客观时间并
入到现在的客观时间中，在翠翠的等待中，读者可以自由跨越过去、现在、未
来三个时间段。而“明天”这个时间也具有含混性，“明天”这个时间把现
在的时空植入永恒之中，表现了主观体验上的迷惘无奈，同时又坚定地期待
希望实现的审美心理。关于《城堡》的结尾，卡夫卡的生前好友，《城堡》
一书的编者马克斯·布洛德在《城堡》第一版附注中说：“卡夫卡从未写出
结尾的章节，但有一次我问起他这部小说如何结尾时，他曾告诉过我。那个
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的满足。他将不懈地斗争，斗争至精疲力竭
而死。村民们将围集在死者的床边，这时城堡当局传喻：虽然K提出在村中
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但是考虑到其他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
和工作。”²⁰⁾和《边城》一样，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相对于边城的等待，
《城堡》在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忍耐的态度。这种忍耐在时间角度来讲，也是
一种内心对时间的一种坚持和体验。K的忍耐从心理上是弥合了过去、现在
和未来时间

300页。

20) 同上，408页。

的,这一点与《边城》的时间整合手法相似。当然,无论是《边城》中对未来的等待还是《城堡》中对现在和未来的忍耐,都是一种坚持,对一种过去、现在、未来全时空范围内信念的坚持。

2) 时间上的停滞与重复

人物的内心活动和语言思维都与时间相关,在时间主观化的视角下,客观上线性发展、不可中断的时间流也可以有停滞、中断、甚至倒回重来、重复等等种种表现。时间的停滞,在主观感受上表现为人物的沉默,时间的重复在作品中表现为“复调”的艺术手法。

《城堡》中相似人除了长相、行动划一以外,在语言和主观感受上的另外一个共同点是时间消亡、停滞的主观心理体验,在文本中具体表现为人物的“失语”状态,即沉默。城堡作为绝对权威,官员们集体“失语”,对于这些失语的官员来说,无所谓现在、过去和未来,时间在这里是停滞不前的,始终如一,没有变化。克拉姆不仅神龙见首不见尾,而且永远不说一句话,也没有人听到克拉姆说过一句话,但他高高在上的权势地位却永远不变;索尔蒂尼看中了阿玛丽亚,但他同样没有一句语言,仅用一封信表明自己的观点,被拒绝后就消失不见了;阿玛丽亚的爸爸为了重新接近城堡,每天等在老地方去见官员,但却没有得到一句答复,时间在这里都是停滞的。另一方面,官员的跟班和随从也得了“失语症”,K站在酒店走廊里,妨碍了他们出行,他们宁可集体摇铃,也不愿意说一句话,时间在他们身上也是停滞的。那些城堡管辖下的村民们,庄稼人作为失去了话语权的阶层,几乎听不到他们的语言,只能看到他们整齐划一的行动。他们过着麻木、单调、呆板的生活,不需要语言,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按部就班按城堡的指令行动就可以了。

即使在一些有语言的部分,因为人与人很难形成正常的交流和对话,语言表现出不确定和含混性,主观体验上时间也有被搁置的感觉。奥尔珈在与K谈到他的弟弟巴纳巴斯与城堡官员克拉姆的关系时,所运用的语言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你上了这些话的当了，或许他也上当了。因为他到底有什么成就呢？他能上办公室去，但那似乎根本不是一间办公室。他同克拉姆谈话，但是那个人真的是克拉姆吗？是不是某个有点像克拉姆的人呢？或许至多是一位秘书吧，他有一点像克拉姆，于是竭力想使自己更像他一些，装出一点克拉姆的那种睡眼惺松的架势来。他这方面的性格模仿起来是最容易不过的，有不少人学他这种样子，尽管他们都知道其他方面是不容易学的……²¹⁾

本来在奥尔珈说这番话之前，K已经开始相信巴纳巴斯的确曾到过城堡见过克拉姆，并对此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但是现在被奥尔珈这么一番似乎也很有道理的话一说，K又开始疑惑起来，再听奥尔珈的进一步分析，K被一个又一个互相推翻的意思弄得糊里糊涂，茫然无措。K的希望就一点点地被失望所代替，就这样，原本清晰明确的语言，经过了一层又一层的意义叠加，原来的意义就一步步被后面的语言拆解，文本中的语言所指涉的主观意识流变得混乱和断裂，使得表现心理活动的主观时间也变得含混、断裂，时间在这里停滞不前，被搁置了。

到《城堡》的后十七章人物的语言和对话突然大幅度增加。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解读同一段时间的事件，这就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复调效果。从时间上来看，同一事件的反复说明，使得时间不断被重复。如弗丽达与K共同生活之前，酒店老板娘劝告弗丽达，K只是想利用弗丽达曾是克拉姆的情人这种关系，达到自己进入城堡的目的。K和弗丽达搬入学校教室一起生活，弗丽达对K一边表示怀疑，一边表示自己是真爱K才在一起。当弗丽达要离开K的时候，弗丽达再次提出K作为外乡人之所以接近她并和她在一起的原因。弗丽达离开学校，K去寻找她时，这一事件第四次被叙述，K表示二人真心相爱才走到了一起，老板娘是为了把弗丽达从自己身边拉走，孤立自己。最后，在奥尔珈和接替弗丽达位置的佩碧的长篇独白中，这一问题第五次、第六次得到阐释，奥尔珈和佩碧都认为，弗丽达之所以跟K在一起不是什么真爱，而是一场预先策划的阴谋。弗丽达有计划地靠接近“热门人物”K，

21) 同上，193页。

从而实现自己引人注目, 巩固地位, 最终接近克拉姆的目的。而这还不是最终版本, 弗丽达离开K, 投入到K的助手之一, 也就是弗丽达的“老相识”——新情人科力亚尔的怀抱, 科力亚尔给出的解释是对这一事件的第八次说明, 当然与之前的所有版本又都不同。如此以来, 对同一事件、同一问题, 反复说明, 不断把时间拉回到事件发生的当下, 时间不断被重复。而且每个人都各说各话, 各不相同,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谁说的是真的? 就很难判断, 让读者陷入时间和叙述的混乱之中。

关于“沉默”的表现, 《边城》中也出现了, 与《城堡》不同, 《边城》中人物不完全是“失语”的, 他们仅仅是“不愿意多言多语”而已。如上所述, 《边城》里都是善良人, 读者之所以能判断这些人物善良的原因之一, 就是这里没有一个是“多言多语”的惹是生非之人。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本分, 做自己份内之事。正由于这种善良的本分, 使得人与人之间交流不够, 造成各种各样的误会, 即使是老船夫和孙女翠翠之间也是如此, 人物的悲剧性也在于此, 这一点在下文会有进一步论述。而人物命运悲剧情节的重复, 使读者在阅读感受上也有时间停滞不前的感觉。同样, 《城堡》中对同一事件的反复说明和解释的手法, 《边城》中也有体现。翠翠父母的故事, 老船夫、杨马兵都分别讲过; 大老和二老求亲的事情翻来覆去也在几个人嘴里讲过。相对于《城堡》的“复调”叙事, 《边城》中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并没有被混淆, 读者对事件本身并不会造成理解混乱, 作者需要读者关注的是“重复”手法本身, 之所以会有相同事件和时间的反复出现, 反复重复, 其目的是一个不确定性因素, 这一点是引起读者思考的地方。

III. 文本意义的呈现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 《边城》和《城堡》从文本的表现手法上都具有模糊含混化的特点, 具体表现在意象的模糊处理、人物的相似性处理、时间的主观化三个方面。传统小说意象鲜明、人物个性立体、时间清晰, 目的

是更好地表现主题，而这两部作品与传统小说表现手法不同，意象、人物、时间的模糊化处理不但不能清晰传达主题思想，反而使得主题更加模糊含混。然而这种含混和模糊却正是作者匠心所在之处，其目的就是通过模糊，表现不确定性，从而为读者留下“阅读的空白”，丰富作品的内在意蕴。这也是两部作品所共同呈现的内在张力之所在，这种内在张力就是文本自身呈现的意义和价值。

1. 世界的含混

外部世界看似合情合理，其内在本质却是模糊含混，不可理喻的。“城”在《边城》和《城堡》中都是模糊而不可把握的一种意象。《边城》之所以被称为“边城”就是因为它被边缘化、陌生化的地位，《城堡》中“城”没有名字，破旧不堪，甚至无法定位，飘忽不定，近在咫尺却怎么走都走不到近前，意象变得模糊不可把握。由于它的不可把握，从与人的关系上来看是疏离隔绝的，从阅读的审美感受上看是孤独无助的悲伤氛围。城意象的这种疏离在两个意义上存在：一个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希望的目标，另一个就是实现理想道路中的障碍。障碍和目标意义相反，在两部作品中却合理地共存着，体现出世界的含混性本质。

《城堡》中K一直努力要进城，城就是他唯一的目标和希望，他对跟城有关的所有信息都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和热情，对能帮他进城的人行动也很积极。甚至因为进城的目标太过急切，而被酒店老板娘认为K拿自己的感情当筹码，利用弗丽达实现自己进城的目标。弗丽达也意识到这一点而绝然地离他而去。但另一方面，虽然K费尽心机，却根本上无法接近这座城，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可能靠近的。它完全隔绝了外人的进入，K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起点就是终点。《边城》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美好的希望，翠翠希望能与二老有个好姻缘，爷爷希望翠翠能幸福，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城”中，茶峒是他们的“希望之城”，“理想之城”。但偏偏是这点希望变成了阻碍幸福的障碍，翠翠因为结婚的事情和二老有了芥蒂，爷爷也因为翠翠的幸福落空而死。“好人受

难”的故事模式就在这里展开，而好人之所以受难的原因却无法解释。

“城”之所以给人希望，却又阻碍人的幸福，是个难解之谜。理想与希望，障碍与隔离，合理却又不合逻辑地组成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个模糊、含混、多解性的存在。你可以把它当作“伊甸园”、“桃花源”，梦想和理想的归宿，但同时它又是人进入理想境界最大的障碍。心存希望就会失望，没有希望就会漂泊无依。所以明知障碍重重，人也不能停下脚步，要一直追寻、忍受、等待。

2. 人的含混

世界不以任何一个个人意志为转移，人与世界处于一种若即若离，不可理喻的关系中。外部世界美好又暗含危险，理想可望而不可及，是一种“异己”力量的存在，由此在阅读心理上表现出的是不安和恐惧。这种面对外在世界的不安、恐惧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则是不信任，究其原因，人性是一种复杂无解的存在，人生即人的命运也是无解的。

每个人都是个体的存在，但从《边城》和《城堡》的相似人群体可以看出，人在群体中是没有自我，每个人都和别人相似。《城堡》中K一方面因为外乡人的身份被隔离在相似人群体之外，另一方面，换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也可以被归属到目标一致的相似人群之中。从人物的行动目标来看，想走入城堡的不仅是K这一个外乡人，城外村里的每个人——老板娘、弗丽达、佩碧、送信人巴纳巴斯等等也想尽办法与城取得联系。K无缘无故每次见到巴纳巴斯都非常兴奋，“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一看到巴纳巴斯他就感到高兴。”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目标相似人这一点。除此以外，巴纳巴斯的两个妹妹、他们的父母都无一例外把进城当作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些有着相同目标的人之间，不是信任合作，而是相互排斥利用。K希望巴纳巴斯带自己进入城堡，后来才知道自己被巴纳巴斯一家当成进入城堡的救命稻草。弗丽达和K的感情更是如此，从上文多重人物之间的复调叙述也可以看出，每个人都各怀心思，用不同的手段要达到目标。人心难测，卡夫卡甚至选择与人隔绝，他在1931

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发出绝望的呼喊，“我将和所有的人隔离开来，直至失去意识。和所有的人一起与我为敌，不跟任何人交谈。”²²⁾

《城堡》中表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关系可以看作是“心城”的隔膜，《边城》中同样表现了“心城”的隔膜，不同的是《城堡》因为互相不信任而无法沟通，《边城》是因为相互信任而造成一系列的“误会”，这些误会引起了沟通的障碍，随着误会的出现，危机就爆发了。爷爷出于对翠翠的爱，让翠翠对自己的爱情做主，在拖延中引起大老的误会；爷爷不知道翠翠的心思在二老身上，误会翠翠喜欢大老，也不加询问和说明，又引起了二老的误会，致使翠翠错过了和二老的好姻缘；二老体谅哥哥在磨坊和渡船之间的犹豫，不明确表态，又让翠翠和爷爷产生误会，最终导致大老和二老的悲剧发生。这些无法沟通的误会在作品中无法得到合理地解释，只好归结于命运，都是命中注定的，“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命运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无解的概念，一切归于命运的解释是作者对人、对世界含混模糊的不解之解。沈从文在《水云》文中提到《边城》的悲剧与这些好人的“善”相关，“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²³⁾因为善而相互不理解，因为善而产生沟通的障碍。善只是机缘而已，机缘和人，以及整个世界存在的方式都是模糊和含混的，在这一点上《边城》与《城堡》相契合。

3. 自我含混

K在给城堡打电话时，城堡问他是谁，他没有说自己是土地测量员，说自己是土地测量员的助手，对方再次确认，他仍旧说自己是助手。把自己置身于事外，是因为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当听说克拉姆就在酒店要出来了，K很激动，请求马车夫允许自己在马车中等一会儿，得

22)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5》,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261页。

23)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280页。

到同意后,在克拉姆的马车里他又害怕跟克拉姆见面,宁愿他永远不出现。原因在于,K没有办法说明自己的身份,无法正确认识自己。

从认识自己的角度来说,“城”的意象又可以看作是自我认知的“心城”。K不断的追求就是要找回自己,认识自己。作为相似人,虽然很难与他人区分,但K努力做到与他人不同。由于过于相似而令K无法区分的两个助手表示,自己并不是K说得那样相似,其他人可以很容易区分他们。K坚持说,“可我则不同,我的眼睛是自己的,我就是区别不了你们俩到底谁是谁。我将把你们俩当成一个人。”他要与其他人区分开来,靠自己感受做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以外人的观点判断真实。但是K的努力是否能成功呢?

K指着庄稼汉们问他。……K接着又指着他的两个助手让巴纳巴斯看,……。K用手指着这一切,好像是在介绍一群由于环境所迫而强加于他的随从一样,K要的是信任,让巴纳巴斯永远把他们跟K本人区别开来。巴纳巴斯太忠厚老实,显然,他根本不明白K想说的东西。²⁴⁾

相似人使得人与人最大限度的趋同,个性消失,难以确认自我,K努力获得信任、确认自我,但显然他的努力是失败的。“心城”的隔离、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障碍,使K无法认识别人,也找不到自己,只能陷入孤独中。

无法找到自我的孤独和痛苦在《边城》中有不同的表现,即人物受命运所摆布的无奈。爷爷隐隐地感受到翠翠的命运会和妈妈一样,他没有做更多的反抗,听天由命,直至郁闷而死。对于翠翠的婚事,爷爷无法向顺顺说明白,也没法给大老和二老一个合理地交代,悲剧的结局是预先设定了的。每个人都无法逃出命运的掌握,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沈从文曾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²⁵⁾在文字之外,还有作者

24) (奥)弗兰茨·卡夫卡(叶廷芳译),《卡夫卡全集·城堡》,河北教育出版社,23页。

25)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21页。

寻求自我的“热情”，但这热情都被淹没在无法把握的命运“悲痛”之中，这大概是文本要呈现的意义。在这样的境遇之下，世界、他人和自我都无法把握，能把握的唯有自己当下的感受，所以作者视角向内转，两部作品都表现出从外向内转的倾向，以主观时间、时间混同、意识流等表现手法展示人物的内心体验，从而探索自我真实的存在方式。

回到论文开始部分提到的关于“城”的话题，我们发现在《边城》和《城堡》这两部作品中它的内涵从外部世界到人心到自我，表现逐渐丰富。而随着我们对作品中世界、人、自我含混本质内涵的揭示，“城”自身的象征意义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它可以是神，是上帝，也可以是官僚主义，某种社会思潮和意识，甚至作家本人，都没有关系，作者要传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含混性，一种多解性，这是作者所认识的世界，是一个无解的谜语，虽然每个人都孤单无奈，但一切还会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仅此而已。如果K在这个开放的故事可能的新一轮次中仍然坚持走在路上，那么卡夫卡以小说展开的对生存境遇可能性的试探就将延续下去，沈从文的《边城》也会在等待中继续。对生存境遇的真实内心感受最终使《边城》和《城堡》达到了艺术上和精神上的契合。《边城》这部作品也不应仅仅局限在传统文学中，它理应在现代性的角度上得到重新解读。

IV. 小结

沈从文的《边城》和卡夫卡的《城堡》分别创作于1931年和1922年，虽然两位作者的文化背景、创作背景各不相同，但两部作品都以“城”作为主题意象背景，而且在作品中都为读者留下了许多“阅读空白”。读者在填补这些“阅读空白”中不知不觉进入了传统阅读的“过度阐释”之中，苏珊·桑塔格提出了反对过度阐释，回到作品本身，用审美感受力重估艺术的通路。在此基础上，笔者从两部作品艺术上的混沌化角度进入文本，从意象、人物、时间观三方面进行说明。

首先，“城”作为主体意象，在两部作品中都进行了不确定性的模糊化的处理，使其成为一个同时具有理想、希望、疏离和障碍等复杂含混、悖论性内涵的意象，这也是文本自身呈现出多解性和内在张力的表现之一。从城中生活的人物角度来看，《边城》和《城堡》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体现了人物的相似性和重复性的特点。边城——茶峒没有坏人，无一例外都是重情重义的好人，甚至包括下层的妓女都不例外。这些好人互为前因后果，不仅经历相似、出身相似、命运和性格相似，表现出人物的重复性。《城堡》中根据人物身份的不同，分为城堡官僚层、官僚侍从层、村人层、庄稼人层等等，每个层次里面的人物基本都相同，不仅穿衣打扮，而且神态话语、行动表现都高度一致，很难分清彼此。除此以外，外表不相似的人也因为想进入城堡这一相似的目标而成为相似人群体。人物都纳入相似人体系中，个性被削减，共性被张扬。

城与人的关系从本质上呈现的是世界与人的关系，那么相似人群体的塑造呈现的则是个体在群体中的迷失与孤独，个体对世界和人的认知由外向内转入内心，以内心的感受和体验证明真实的存在。《边城》和《城堡》两部作品都以主观时间为作品的内在构造。《边城》过去、现在、未来客观的线性时间流变成了主观平行的时间点，汇集在翠翠这一个人物身上。《城堡》则以人物的意识流打破客观时间流，人物的意识思想活动呈现碎片化，时间在“失语”的沉默中停滞，或者在众声喧哗的复调中被倒回、重复，以此表现主观认识上的真实。这种主观上的真实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阅读和阐释的空间。

由此以来，两部作品从文本意象、人物、时间观三个角度表现出世界、人、自我的含混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含混性是作者认知世界的方式，也是作品的魅力所在，正是因为这种含混为读者的解读提供了无限的可开拓空间。《边城》这部作品也因为与卡夫卡在艺术技巧上的契合而更好地揭示了主题，表现出现代性的价值和意义。

<References>

1. Cheng Ying. "Jin Wunian Shen Congwen "Border Town" Yanjiu Shuping", *Anhui Wenxue* Vol.8, (2007)
2. Franz Kafka(Ye Tingfang). *Kafka Quanji·The Castle*, Hebei: Hebei Jiaoyu Chubanshe.
3. Gao Yu. "Lun "The Castle" Shijiande Houxiandaixing", *Guowai Wenxue* Vol.1, (2010)
4. Li Chenghui. "Shen Congwen "Border Town"de Xiezuo Siwei Fenxi", *Changzhou Daxue Xuebao* Vol.6, (2015)
5. Shen Congwen. "'Congwen Xiaoshuo Xizuoxuan" Daixu", *Congwen Zizhuan*, Beijing: Renminwenxue Chubanshe, 1981.
6. Shen Congwen. *ShenCongwen Xiaoshuoxuan*, Beijing: Renminwenxue Chubanshe, 1993.
7. Shen Congwen, "Shui Yun", Shen Congwen Wenji Vol.10, Huacheng Chubanshe, (1983)
8. Susan Sontag(Cheng Wei). *Fanduichanyi*, Shanghai: Shanghai Yiwen Chubanshe, 2003.
9. Wang Wei. "Du "Border Town"", *Beiping Chenbao*, (1934.06.07)
10. Wang Xuefu. "Lun Shen Congwen Liang Da Wenxue Zhutizhongde Jidujiao Yinsu", *Jinling Shenxuezh* Vol.12, (1994)
11. Wang Zengqi. "You Du "Border Town"", Wang Zengqi Wenji Wenlunjuan, Jiangsu: Jiangsu Wenyi Chubanse, (1993)
12. Wo Xiaodong. "Zuwei Yuyanshude "The Castle"", *Yuwen Jianshe* Vol. 5, (2009)
13. Zeng Yanbing. "Kafuka Yanjiu Shuping", *Waiguo Yuyan Wenxue* Vol. 4, (2005)

14. Zeng Yanbing. "Meiyou Midide Mlyu – Kafuka "The Castle" jiedu", *Mingzuo Xinshang* Vol. 15, (2005)
15. Zhang Ya. "'Border Town": Hexie Yinfuzhongde Buhexie", *Xichang Xueyuan Xuebao* Vol.17 No.4, (2005.12)
16. Zhao Jianfei. "Dui Sheng Zhi Kenengde Shitan", *Wenxue Pinglun* Vol. 3, 2015.

<参考文献>

1. 程莹, <近五年沈从文《边城》研究综述>, 《安徽文学》 第八期, 2007年。
2. 高玉, <论《城堡》时间的后现代性>, 《国外文学》 第1期, 2010年。
3. (奥)弗兰茨·卡夫卡(叶廷芳译), 《卡夫卡全集·城堡》, 河北教育出版社。
4. 李承辉, <沈从文《边城》的写作思维分析>, 《常州大学学报》 第6期, 2015年。
5. 汪伟, <读《边城》>, 《北平晨报》, 1934年6月7日。
6. 王学富, <论沈从文两大文学主题中的基督教因素>, 《金陵神学志》 第12期, 1994年。
7. 汪曾琪, <又读《边城》>, 《汪曾琪文集》文论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8. 吴晓东, <作为预言书的《城堡》>, 《语文建设》 第5期, 2009年。
9. 沈从文,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从文自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10. 沈从文, 《沈从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年。
11. 沈从文, <水云>, 《沈从文文集》 第10卷, 花城出版社, 1983年。
12. (美)苏珊·桑塔格(程巍译), 《反对阐释》,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版。

13. 曾艳兵, <卡夫卡研究述评>, 《外国语言文学》 第4期, 2005年。
14. 曾艳兵, <没有谜底的谜语—卡夫卡《城堡》解读>, 《名作欣赏》 第15期, 2005年。
15. 张娅, <《边城》: 和谐音符中的不和谐>, 《西昌学院学报》 第17卷 第4期, 2005年12月。
16. 赵建飞, <对生之可能的试探>, 《文学评论》 第3期, 2015年。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Shen CongWen's "Border town" and Kafka's "The Castle" text ambiguity problem. The two works have been excessive interpretation, so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works are covered up.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works, we start from the text analysis. The two works in the text have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mbiguity. This form of ambiguity is shown in three aspects: fuzzy images, similar characters and the subjective time. The theme image of "city" in the two works is vague and difficult to approach, let people have a sense of loneli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works both used the same technique of repeat to create similar image of the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have become vague too. The use of subjective time is the two authors attempt to seek self in all of the ambiguity.

The two works from the images, characters and subjective time three angles of the text to show that essence of the world, people, self is ambiguous and uncertain. The ambiguity is the authors' cogni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charm of the works, because that the ambiguity provides unlimited scope for the reader's interpretation. "Border town" as a traditional novel obtains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modernity too,

because in a certain degree of correspondence with Kafka.

Key Words : 过度阐释(Overinterpretation), 含混(Ambiguous), 重复(Repeat),
相似人(Similar person), 主观时间(Subjective time)

